

丰收在望

■ 李昊天 摄



雪封枝

■ 路来森

五月，栀子花开了。连天地也变得洁白、明亮起来，空气中溢满了微甜的馨香，清风吹过，丝丝缕缕，仿佛是对五月的一份深情的眷恋。

南朝·梁的萧纲有一首《咏栀子花》，其诗曰：“素华偏可喜，的的半临池。疑为霜裹叶，复类雪封枝。日斜光隐见，风还影分离。”那“雪封”二字，用得大好，写出了栀子花圣洁如雪的特质。

栀子花，花色洁白明净，质地厚实，有一份蜡染的质感。它有雪的莹洁、梅的馨香，每一朵栀子花，都仿佛是一颗七窍玲珑心，积蓄的是一份冰雪般的圣洁和聪慧，素雅、大方。

昔年，我居住乡下，庭院中盆栽一株栀子花。花龄已有15年之久，枝叶婆娑，摇摇一树。五月花开，满院晴光，满院芬芳。

那段时间，早晨起床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栀子花前，观赏栀子花灿烂开放的景象。花色极白、极亮，那种白，莹莹地悦人眼目；那种亮，仿佛能散发出一种清脆的音响，有一种哗啦啦的流淌感。你的内心，正流淌着一条喜悦的小河。一朵白，两朵白，朵朵白，栀子花的白，照亮了那个早晨的宁静和安谧，彻照出人的心灵的一派明朗。空气清新，花香浓烈，嗅一嗅，让人感觉到，岁月如此宁静，心情如此舒畅，人生如此美好。

黄昏时分，晚霞斜斜地照在小院的东墙上，斑斓多彩。庭院里变得阴凉下来，有清风吹过，花枝摇曳，光影迷离。“日斜光隐见，风还影分离。”这个时候，我就喜欢置一张饭桌，拿一根板凳，坐在那儿，坐在栀子花旁，饮一杯茶，或者翻几页书。

我喜欢花色和花香共同营造的那番静好的氛围，可以消解一天的工作疲劳，可以安顿一颗疲惫的心。采一朵栀子花，放进茶杯中，茶香里氤氲开栀子花的芬芳。轻轻地啜饮着，芬芳滋润流淌进心田，心田里，也盛满了大自然的恩泽。那份滋润，那份馨香，惬意得不得了。轻轻地翻动着书页，花香，在书页上流淌、漫溢，书香里，便多了一份花色清芬。仿佛，每一朵栀子花，都开放在书页上了。那个时候，书也读得静、读得进。

然而，栀子花最迷人的，还是有月夜。“玉质自然无暑意，更宜移就月中看。”月光映照之下，栀子花，愈加白，愈加亮，望之似繁星满天，花香如水般流淌，暗香浮动，夜晚的花香，有了一种清冷的滋味。

五月里的栀子花，正开着……

入夏

■ 潘新日

入夏是一脚踏进去的。一个“人”字，把春天挡在外面，天气暖得已经留不住春天的任何一样东西。春衣就是标志，要早早地脱下，压入箱底，等待来年春早使用。短衣薄衫跑在春天的前头，等着夏天一来，便闪身走进，在大路上晃来晃去。

入夏，最先变脸的是阳光。同是一个太阳，它却一改春天的温柔，脾气变得暴躁起来，火气一下子就下来了，到处是热辣辣的，烤人。

热，席卷大地，一切都在蒸笼里蒸着。

夏日，动不动汗就流出来，干起活来极不方便。不是怕汗，实在是随便干点啥，汗水就汨汨地流，打湿了衣服，汗透了全身。当汗水变成盐霜，这一天的辛劳和苦楚便露了出来。

那些不需要冒汗的植物们就显得坦然多了，再热的天，只要有一丝风，便在风里欢快地舞动着叶子，舞动着身着的绿。

更加喜欢的是田地里的庄稼，这些被霜打过、被雪冻过、被春风吹过、被春雨浇过的庄稼们终于可以站起身，在大热天里茁壮起来。

阳光是它们的魂魄，在它们的心里畅想饱满的岁月。

夏，热烈、奔放、豪迈、辛苦。

从前，农人种地，牛铃是会响的汗水。入了夏，油菜吃了一肚子油，挺着大肚子，等待收割。这是乡下人流的第一场大汗。砍菜籽是力气活，镰刀不能磨得太薄太利，一个“砍”字，抡圆了积攒一冬的气力，才能将它们放倒。接着是大麦，大麦肯定是在油菜上场的一个星期，会准时黄透，它们一头的麦芒，照耀着自己饱满的麦粒，需要棒劳力鞠上多少躬，它们才能安稳地躺在地上，等待脱粒。再就是麦子，夏粮的主角，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，在乡下众多的期待里，悠然登场。骄阳似火，好多人在麦粒的炸响里挥汗如雨，收麦和栽秧轮换上场的时候，人要脱几层皮。而拉菜籽、拉大麦、拉麦子、犁地的重活都是牛要干的，通往麦场的每一条路上，牛，承载着重负，把粮食一捆一捆地运到门口。把稻田犁好耙平，为水稻铺一床平展的被子。人流汗，可以用毛巾擦一擦；牛一累，汗水就沿着毛孔流出来，在全身流出一条条河流来。

每每这个时候，父亲都会停下手里的活，把牛牵到阴凉的地方，让它也歇一歇。把水牛牵到池塘边，往水里一放，它就完全沉静

在高温的歇凉休闲里。它很满足，闭着眼睛，享受着水带给它的舒适。

在乡下，收和种，人和牛都在用汗煮着每一个日子。

城市也是，高温让每一条街道都在烈日下烤化了，行人的伞，犹如一个移动的亭子，努力地寻找着一丝清凉。

坐在屋里，透过玻璃门窗，依稀可以看见高温下水蒸气游走的身影，丝丝游荡，弯弯曲曲地蠕动着奔向上空。柏油晒化了，走在上面粘鞋，行动起来极不方便，一不小心，鞋子便粘在路上，光脚踏下的瞬间，烫的感觉是龇牙咧嘴的。返身找回鞋子穿上，一使劲，整个街道的热，都被抛在身后，前面的热浪，又朝他冲过来。

这个时节，没有树荫的道路，人无法存身，大街上，行人脚步匆匆，都是为了避开外面的闷热。

有时，入夏不仅仅是一种节令，它表现的热，只是一种自然的生态反应，而对于人，它就有了新的意义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行业，看见入夏，都会赋予它不同的感恩，有了寄托，再热的天，内心都会有一片清凉。

我时常想，按人的年龄类比，入夏应该是壮年，热情似火的时刻，一切都是昂扬向上的。环境使然，有颗上进的心，挺好的。

记一位母亲

■ 陶雪梅

家庭就是孩子最初的世界，父母不仅是第一任老师，实际上也是孩子终身的老师，最长久的老师。

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识字妈妈和她大学毕业后教书育人的女儿。这个母亲不识字，但她却给了女儿最好的教育。

母亲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，3岁失去了父亲，外婆含辛茹苦养育5个孩子。日子虽然穷苦，但是小小年纪的她很乐观。总是尽自己的能力为她的母亲分解忧愁。

后来，她嫁给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，小伙子家很穷，住的是茅草屋。母亲并不嫌弃，她说：“穷不可怕，只要有双勤快的手，不会被饿死的。”她说到也做到了。这位不识字的母亲不仅把日子过得蒸蒸日上，还用她朴素正直的思想影响着她的女儿。

在女儿的印象中，母亲勤劳持家，孝顺长辈。农村生活很苦，人们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过着日出而作落而息的农耕生活。但母亲很乐观，每天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饭。农村烧柴火，时常能听到母亲被柴火熏的咳嗽声。一次，女儿心疼地问她：“妈，为什么不多睡会儿？”她温和地说：“早点起床，就可以多做点儿事，更何况家里还有老人，怎能比他们晚起呢？”

女儿小时候，家里很穷。一家三口和爷爷奶奶还有伯伯一家挤在不大的两间茅草屋里。天晴还好，一到下雨天，那真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！”有时连睡觉的地方都想办法接雨。除了种庄稼外，母亲还努力开展养殖。父亲也在母亲的鼓励下留在城里挣钱。终于有一夜，女儿听到父母悄悄地谈话：“我

们修个房子吧！不能让老人们跟着我们一起受苦。”他们把自己辛苦挣来的积蓄全都拿出来修了一栋小二楼。让爷爷奶奶摆脱了破旧的茅草屋，住上了砖木结构的小二楼。

在女儿的印象中，母亲热情善良，渴望知识。在母亲的骨子里，还藏着一种对知识的渴求。她总是告诫女儿：“好好读书，只要你能读，砸锅卖铁都送你读书。”要知道，当时在少数民族村寨，女孩子能读完小学就已经很幸运了。可是，母亲一直鼓励她用功读书。每当女孩考到好成绩，母亲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，幸福地说：“真好！”后来，女儿也很争气，成了那个村寨第一个苗族女大学生。相信那个时刻，这位不识字的母亲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。

在女儿印象里，父母的关系也一直很好。母亲热情好客，父亲沉默少语，但他们善良、孝顺、勤劳，对子女严爱有度。

女儿记忆中，父母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也闹过一次别扭。以前，只要父亲下班回家，无论母亲在忙什么，都会放下手中的活，给父亲倒盆水，把洗脸帕放好，让父亲先洗个脸。可是，那几天母亲没有这样做。女儿和弟弟也不由自主地倾向母亲这边。但母亲不高兴了，她对姐弟俩说：“大人的事，孩子不要插进来。我没有给你们父亲倒洗脸水，你们应该去做，而且，你们要主动跟父亲打招呼。”

这就是一个不识字母亲对女儿的教育。没有高深的道理，只有简单质朴的语言，以身示范的行为，却如溪流般慢慢浸润女儿的靈魂，教会了女儿勤劳与孝顺、爱与责任、学习和生活、乐观与坚强……。

5月22日13时07分，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、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，因病医治无效，在湖南长沙去世，享年91岁。

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学家，被誉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。近年来，杂交水稻在国内的年种植面积超过2.4亿亩，每年在海外的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。

田野中最美的身影

■ 方华

你是一粒稻谷
落在曾经贫瘠的土地
你梦想稻秆高过高粱
穗子比扫把还长
今天，我看见
你在你的稻穗下乘凉
在遍地稻花香里
笑说丰年

你是一位农夫
在祖国的大地上耕耘
田畴上，我看见你像一棵成熟的谷穗
弯腰面对生你养你的土地
你奉献汗水和心血
收获沉甸甸的秋天和人生
让饥饿
成为共和国永远的记忆

你是一位父亲
是亿万粒稻子的父亲
你用你粗糙的手拂过它们的头顶
抚育它们成长
让它们一粒粒金贵饱满
铺展成乡村最美丽的风景
你就是站在这片土地上慈爱的父亲啊
以一棵稻穗的形象
永留人间

一粒米饭的内部

■ 王景云

想起小时候吃白薯干、窝窝头的日子
米饭，太奢侈
生病了，才有大米粥吃

晚饭时，端起碗
又想起您，我哭了

羞愧啊！为什么您去世了，才想起您的好之前，无数个酒足饭饱的日子
我干嘛去了？
羞愧啊！在您关心天下苍生
父亲般询问“吃饱了吗？”的时候
我干嘛去了？

您说：“人就像一粒种子，要做一粒好种子”
是的，您是一粒种子
无数次拱破泥土
萌发“禾下乘凉梦”的秧苗

一次次分蘖，拔节，孕穗
一次次抽穗，扬花
一次次稻花香
供我们收割
谷粒里，每一滴汗水
都闪烁您耨起裤管行走田间的身影

而每一粒米饭内部
都有无限的空间
容纳世界人民的饥荒

您这粒种子
却永远扎根在了大地
长成丰碑